

發現 綠光

◎作者—心岱

綠，是生命之色 綠，是大地之顏
綠光，是希望與力量的交集

生活台灣⁵³

發現綠光

作者——心岱

董事長——孫思照

發行人——莊展信

社長——莊展信

出版者——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和平西路三段二四〇號四樓

發行專線——(〇二) 三〇六六八四二

讀者免費服務專線——〇八〇—二三一—七〇五

(如果您對本書品質與服務有任何不滿意的地方，請打這支電話。)

郵撥——〇一〇三八五四〇時報出版公司

信箱——台北郵政七九〇九九信箱

電子郵件信箱——cipc@msl.hinet.net

網址——<http://www.chinatimes.com.tw/cipub/main.htm>

主編——心岱

編輯——郁冰

美術編輯——莊雅惠

校對——廖純寧、陳慧珍

排版——普辰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製版——高銘製版有限公司

印刷——富昇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定價——新台幣二五〇元



◎行政院新聞局版北市業字第第八〇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ISBN 957-13-2435-3

Printed in Taiwan

生命本色，大地之顏

——新版序

心岱

003

不信喚不醒

——序一

柏楊

006

路遙情深

——序二

蔣勳

009

反撲的紙鳶

——序三

古蒙仁

019

發現綠光

024

大地反撲

041

美麗新世界

062

綠色大廈

——哈盆計畫二〇〇二—— 089

明山麗水好青天

——八通關的人文環境—— 108

大甲溪傳奇 126

蝴蝶出賣 136

最後的歌聲 144

天霸王珊瑚 158

明天的妙方 170

生金蛋的鵝 181

呼喚的山……………198

南台灣極地的魅力……………214

動植物的樂土……………232

彼岸之河……………252

綠色地平線……………266

最後的香格里拉

——後記——心岱……………299

發現綠光

◎作者——心岱

綠，是生命之色，綠，是大地之顏
綠光，是希望與力量的交集

生命本色，大地之顏

—新版序

心岱

●

住在高海拔山上的針葉樹，即使遇到暴風雪來訪，仍然以溫暖的神情俯視灰濛苦寒的冬日。那些喜歡盤踞於裸岩峭壁的獨立樹，樹幹總是顯得格外英挺、雄偉；對於生長環境的選擇，它們有著特殊的遺傳癖好，在那穿戴鐵甲、皮盾似的樹幹裏，彷彿有一條浩浩蕩蕩之水，滾滾如流的汁液燃燒著發亮的葉脈，生命之火從未有過遲疑。長綠是它們與天地之間呼應的標誌：當它們枯死時（千齡百歲後），並非因為疲倦的無奈——它是站著冥目的，而縱使只剩一具骷髏時（天長地久後），它也具有莊嚴不屈的樣態。

木麻黃，頑強又憂鬱的樹，是我對濱海故鄉最初始的印象。它在我童稚的心中，經常顯現瀕死的抒情與生命的奔溢；這兩種姿態彷彿交溶出孤絕、蕭條的旋律，引我蟠繞於它綠色的音流中。木麻黃的綠像張口期待著氣息和訊息，裏面有殖民地色彩的焦躁。

大自然的現象自有它的律則，植物的樣態因為無遮隱地完全赤露，最能觸發我的感官所告訴我的描繪。

佛陀在菩提樹下得道，我從傾聽木麻黃的滋味中進入了觸摸那些不是人類雙手創造的生命領域。在大地上的人正如於無邊的空茫中飛翔，充滿了恐懼和奮鬥；大自然的行為是人信仰的宗教，它的召喚教我與偉大的事件和平相處，並且給了我我在知識的冒險裏從未品嚐過的恩典。

從高山到濱海沙灘，我對我出生的土地——台灣之最初印象，就是廟口的老樹、與海邊的防風林帶，這些大自然的景象，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深植在我心田。

直至年長，離鄉背井，浪跡他方，當我初登海拔三千公尺的高山，面見高聳入雲的森林時，兒時的樹之記憶，奇妙的展現了它們的力量，立地拔高，偉峻的與壯麗的森林

連結一氣，幻化成樹海，綠光灌我頂、綠流拂我身；在千古的靜謐中，彷彿有一扇智慧之門爲我洞開……

我愛上了老樹、木麻黃，還有無盡之森林，我看樹的風情，等於我對台灣的情愫。

因此，我從木麻黃望春風寫出了「大地反撲」，從破碎的海岸林寫出了「美麗新世界」，從植物木乃伊寫出了「綠色大廈」……樹之美，使我情不自禁的投入探索神秘天地的奔途。在七〇年代，本土的環保意識尚處於黑暗期，一般人還不認爲嚴重的真相，其實已經暴露了台灣環境的宿命；心繫使命的我以青春熱血從事田野調查的寫作，這義無反顧的十八年，橫跨解嚴前後。本書所輯錄的部份篇章，曾以「大地反撲」書名在一九八三年出版，現增加內容多篇，以新版再度問世，這些故事都是最具代表性的「指標」，呈現了本土四十年來開發、建設背後所付出辛酸的代價，這是一本台灣自然生態的滄桑史；讀來固然令人心痛，但正如作家朱西甯先生所說：「因進步而產生的痛苦，因建設所帶來的損毀，都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一種可欣慰的不如意。」



「綠光」是北極圈的一種特殊天象，由於相當罕見，如果有人幸運的邂逅「綠光」，他將受到祝福；而對生於南國的我，「綠光」不僅是自然奇觀，它更是希望與力量的象徵。僅以此書名獻給我的土地，以及曾經與我同行的「環境守望者」。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

不信喚不醒

柏楊

——序一

當我聽說心岱女士要出版她的「大地反撲」時，我自告奮勇的要為她的大著寫序。二十五年之前，我曾擔任過好幾屆中國青年寫作協會總幹事，現在雖然不再參加任何文藝活動，但因為仍經常寫作之故，中華民國老中青三代作家和女作家，我認識至少在百分之八十以上。而心岱女士，是我最喜歡的女作家之一。

我說我喜歡她，有點自封為老前輩之意，其實不是這樣，而是我對她有一種由衷的尊敬。蓋自四〇年代以降，「異域」把報導文學帶至巔峰，「異域」之後，報導文學式微十餘年之久，一直到七〇年代中期，報導文學的新星，才開始逐漸從地平面升起，心岱

女士就是其中之一，她這顆星，最初並不比其他星高，也不比其他星亮。但她苦苦耕耘，終於成爲一顆奇異的星，光芒四射。

我稱心岱爲女士，是普通的稱謂，事實上在我看來，她只不過一個女娃。而這女娃的成就，有其艱辛歷程。蓋一直到現在，有些學院派，再加上若干總是抵制新興事物的人士，仍堅持報導文學非文學，就跟公孫龍先生堅持「白馬非馬」一樣。不一樣的是，公孫龍先生只是哲學上的紙上談兵，而反對報導文學之輩，論調雖然寂寞，卻像一種梅乾菜，也頗擾人。感謝中國時報，毅然設立「報導文學獎」，成爲大幟晚鐘，殷殷勤勤，培養報導文學的成長，直到今天的龐大豐收。

心岱女士是兩屆時報文學獎的得主，在這種鼓舞下，她走出屬於她自己的道路。多少年來，足跡踏遍寶島，發掘寶藏似的，上窮碧落下黃泉，發掘攤開在人間，但卻被淹沒在地層下動人故事。像〈大地反撲〉，寫林口發電廠對海岸的污染。〈美麗新世界〉，寫恆春半島的變遷。〈綠色大廈〉，寫宜蘭哈盆地植物。〈明山麗水好青天〉，寫八通關布農族。〈天霸王珊瑚〉，寫臺灣東海岸自然資源遭受破壞的情形。〈明天的妙方〉，寫森林的災難。〈生金蛋的鵝〉，寫臺灣野生動物的價值。〈綠色地平線〉，寫臺灣植物資源。

從這些作品，可看出心岱女士與衆不同，她用無比的耐心和膽識，面對這些嚴肅的課題。大自然中任何一個環節被破壞，都影響大自然的平衡。而大自然一旦失去平衡，

都會影響人類的生存條件。心岱女士孤單的爬到桅桿上，舉目驚心，她不是爲了尋求目前三寸以內的利益，而是爲了未來百千年後的利益，寫下詩一樣的以鋼鐵作爲骨架的至文。

我尊敬心岱女士的原因在此，尊敬她關懷林口海岸污染和恆春半島變遷，尊敬她關懷宜蘭的綠色世界和山胞、鱒魚、鳥群、森林、野生動物！她用文學形式，報導逼面而來的慢性毀滅危機。事實上，我除了尊敬她，也爲我們生活在這個島上的人們焦急。

心岱女士的功力，包括洞察力和分析力，並沒有達到頂點，還需要更嚴格的自我鍛鍊。但她超越一己的龐大關注和愛心，使我們感動。她已盡到她的責任，我們也要盡我們的責任。如果人們能夠發出共同的聲音，我就不信喚不醒冷漠的良知。

一九八三年四月十二日臺北

蔣勳

路遙情深

——序二

◎ 心岱與李碧慧

個子瘦小，看來有一點膽怯害羞，但是，彷彿在安靜退縮的外貌下，又掩藏著某些與這外貌不相稱的狂熱與固執；不是大吼大叫、牛脾氣式的狂熱與固執，而是在內心裏對自己相信與決定的事，有著不可動搖、堅持到底的那種毅力與耐心。

這是心岱，我一直叫她心岱，一直到她的書「大地反撲」要出版了，我才忽然想到從來不知道她真正的名字。

「李——碧——慧」

她在電話裏告訴我。

我聽了大笑，一方面好像是笑自己荒誕的行徑，一個朋友，認識了多年，到現在才去問她的姓名；另一方面，卻也覺得有趣，在「心岱」這樣有一點飄渺，有一點浪漫，有一點新文藝腔的名字背後，其實竟是一個帶著土氣、紮紮實實的小鎮女孩——李碧慧。

◎——從李碧慧到心岱

在古老的鹿港布莊裏長大，在七個兄姐中排行最小，李碧慧，在彩色斑斕的布疋中奔跑，躲在高高的櫃臺下，靜靜看著那蜷伏著的夏日午後慵懶的貓的身體。

鹿港，做為臺灣早期開發的市鎮之一，它的窄小的巷弄中，不見天的毗連的古老樓宇，它的綠釉欄杆與紅磚砌置的小小的陽臺，它在巷弄出入口設置的隘門，它的悠悠流淌著的福鹿溪，它的龍山寺與媽祖廟，它的廟宇後廂，從幽暗朦朧的香火歲月中驀地傳來的「雅正齋」的南管，清清的笛聲，和著幾聲啪啪的響板，蒼老而淒靜的主唱，飛越過樑棟，飛越過千門萬戶，便是這今日看來有一點斑駁，有一點落漠與神秘，卻以無比滄桑的魅力召喚著現代人的鹿港的聲音。

許多鹿港長大的文藝工作者，在這二、三十年中，便帶著這古老市鎮的魅力，在首

善的大都市形成了一種特有的氣息。

初中就讀在彰化女子商職，心岱說：那個叫李碧慧的女孩，十分「木訥」，不善於用語言表達自己，常常覺著莫名的寂寞，便逐漸親近了文學，開始點點滴滴，零零散散，在筆記上寫下了自己模糊的感受。

「古老的鹿港，好多人家都有書櫃，有許多我們當時看不懂的古書。父親喜歡古董、字畫，也寫書法……」心岱回憶說。

童年、青少年的記憶，好像一個萬花筒，一點點小小的碎片，借著三稜鏡的反射，便形成了萬紫千紅，變化莫測的美麗世界，那看來又零亂，又彷彿互相貼黏的圖象，大概便構成了最早的「李碧慧」的初型吧！

但是，那時候的李碧慧，卻只是漠不關心地生活在這古老的鹿港的點滴之中，不但沒有刻意用心去記憶它們，恐怕在她小小的心靈中已經做著飛向大都市的夢了。

那個夢便是，努力要使李碧慧變成心岱罷。

初中畢業以後，暫時中斷了學業，李碧慧在一家西藥房工作，同時，已經在一些學刊物上開始了習作發表，她對文學的執著便更形明顯起來了。

第一個對她的生活有了徹底改變的人，應當是已經故去的作家盧克彰先生。

經由當時在臺北求學朋友的介紹，李碧慧把自己最早的文學作品寄給盧先生。往返

的通信，使這個對文學，對小市鎮以外的世界充滿了憧憬的少女，不但逐步脫離了她最初的通俗小說時代，開始閱讀一些從臺北寄來的、困難而艱澀的文學書籍，而同時，她的憧憬中，自然也包含著對那遙遠而繁華的、彷彿活躍著各種文化活動的臺北的強烈渴求了。

民國五十六年，李碧慧從鹿港到了臺北，就讀育達商職夜間部。

有一首流行的臺語歌似乎代表著那年代許多從鄉村市鎮往都市流動的人們的心事，歌名好像叫做「少女的願望」，大意是描寫一個鄉下小市鎮的少女，在城市的邊緣迷失了路，向路邊種田的人問路，我記得特別清楚的是常常重複的兩句：

請借問路邊種田的老伯啊，

人們講的繁華都市——臺北

從那裏去？

每次聽到這首歌，都有說不出來的感動。在那農業的、手工業的人口，逐漸轉變為工業人口，鄉村的、小市鎮的人口，逐漸往繁榮的大都市集中，不知道有多少鄉村、小市鎮的年輕的心，一齊夢著那繁華的都市——臺北，站在它的邊緣，又膽怯又充滿好奇與興奮的準備踏進這久久夢想的世界。

李碧慧變成了心岱。